

拾獲歲月如歌

歲月如同醇酒，時間越久越讓人牢記；成長如同流水，回頭看時讓人唏噓；每個成長的歷程都有讓人刻骨銘心的旋律，半夢半醒之間的震撼、淺斟低酌時的不捨，一切如樂曲的按部就班，拾獲青春如酒、歲月如歌。

有時沉思，認為自己是個細膩而又粗獷、敏感卻又粗枝大葉的人，有時面對煩惱會一笑而過，靜坐時卻又充滿了懷舊的顏色，就像一支畫筆，可以將未來勾勒，但更多的是嘗試為過去塗上顏色，明知這種顏色再不能復現，卻依舊樂此不疲。記憶如同呼嘯的列車經過，每個站點都有不同的風景，就如同嘉義市國際管樂節，五光十色伴隨著成長的迷茫，鋪設著心路歷程，最終形成了永恆的記憶。

2022年，是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，經過了近三年的疫情侵擾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似疏遠，但實際上卻靠攏了很多。許久不聯絡的朋友這時顯得彌足珍貴，手機訊息裡也都是互相鼓勵的話語，大家雖然天各一方，但比平時任何時候都要關注彼此，這不是一種虛假的情誼，而是在特殊時期考驗出的情感，在疫情陰雲下錘鍊出的執著。2022年的嘉管節主題也十分應景，在「經典」與「跨越」間尋找人們生存的空隙，在30週年紀念的特殊日子裡生聲不息。

記得那時的自己在近三年疫情的影響下，情緒多少有些頹廢和慵懶，原本有規律的生活忽然變得無跡可尋了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透過窗簾的陽光吹響一天的起床號，原本看起來很重要的事情和任務這時全部微不足道，桌上是翻開的書本，不知道讀到什麼地方，杯子裡是近乎凝固的咖啡，醇香也已經隨著時間淡化，看什麼都打不起精神，真是百無聊賴，原本設定的健身計畫也不知何時擱淺，每天聽著鐘錶過時間，數著三餐找樂趣。那幾天的氣溫驟降，午後的暖陽也沒有了

原本的溫馨，看天氣預報說氣溫可能降到10度以下且會持續很久，這種天氣是極少的，翻出了久違的長袖外套，上一次穿還是去年冬天，自己在感慨中還有些想笑，真是「山中方一日，洞中已千年」，自己也成了洞中的仙人、霧裡的修士，不知窗外的情景了。

想要躲清靜看來還是不容易的，晚上正準備休息，手機訊息閃過，是一個從小的玩伴：「有時間嗎，出來看看。」

出來看？看什麼呢？帶著疑惑手指在螢幕上飛快地打字，甚至還帶些顫抖，畢竟閉關修練這麼久，且沒有破局出關的勇氣。

「湛特布安納行進打擊樂團，曼加非洲戰鼓，MRG烏克蘭馬戲團」，訊息再次映入眼簾。

這不都是我最喜歡的樂團麼，從訊息介面返回，打開日曆，果然有一個備註的內容「嘉管節-30年」——我怎麼能夠忘了這個事情，這可是從年初就心心念念的，嘉管節從1993年開始已經連續在嘉義舉辦近三十年，從本土樂隊的參與到世界各國的融合，這看似普通的管樂節已經逐漸成了國際範圍內的慶典，越來越多的樂團想要在這裡實現自己的價值，打出自己的名氣，其中有投機者，有熱愛者，更多的是欣賞者，欣賞者是不帶有任何功利心理的，就像我和我的玩伴，我們享受的是那種群情激昂的氛圍，感受的是不同樂器之間的協奏之美，還有不同音色的吟誦，無論歲月艱難還是靜好，那一刻都是一次心靈之約。

匆匆洗漱慌張張地下了樓走在大街上，三年的蕭條真是不肯輕易離去，就連巷口的便利店都顯得無精打采，之前店門前的老伯也在搖椅上打盹。

「老伯，來一盒口香糖。」老伯眯著眼睛，似乎是因為我打擾了他的清夢。「進門左轉，牆上的架子上就是，錢放在那裡就好。」說完自顧自地再次會起了周公。這老頭，見怪不怪地笑了笑，便跨上了單車，向著約定好的地點駛去。

老遠便看到玩伴在向我揮手，他也騎了一輛單車，車上還纏繞了些花花綠綠的東西，遠看極像戰場上的迷彩偽裝。「怎麼，想當特務嗎，連單車都這麼酷。」我開著玩笑，玩伴鄙夷地看著我：「你真是在家裡待久了，腦子可能都有問題了，這是嘉管節的海報，費了我一晚的時間才粘貼好。」定睛一瞧，還真是，從樂隊介紹到主唱、表演時間甚至精確到了分，花體字母纏啊繞啊，看得我眼睛發暈，推起單車我們不約而同地說：「走走吧。」

沿著街道走走停停，霓虹燈閃爍了起來，三三兩兩的人們走過。「還記得那一年的嘉管節嗎？踩街巡遊的隊伍可真長！」玩伴看著冷清的街道不禁感慨。

我自然記得，那天也是這般的陰冷，但街道上卻充斥著熱烈，來自世界各地的樂隊在這裡列隊而行，在行進中的演奏有的狂野熾熱，有的內斂清幽，記者們把握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不斷地按動快門，留住了瞬間的美好。具體是哪一年確實已經不記得了，只知道那時候年齡很小，和玩伴在人群中穿梭，路邊美食的香氣都被管樂的悠揚所掩蓋，我們好不容易擠到前面，看到的只是樂團的背影——人實在太多了，與其說走，不如說順著滿是人的街巷流淌。

「想什麼呢？」玩伴看我發呆問。

「當然是那年的熱鬧，不知道今年會是什麼景象？」我漫不經心地回答。

「這個很難講，也許會更好，也許像現在這樣冷清，沒所謂的。」

他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，讓我心裡很不舒服，甩甩頭便繼續朝著前面走去，前面的霓虹似乎比這裡的更鮮豔，人也似乎更多。

管樂節開幕了，我和玩伴如約來到現場，人實在太多，只好在周圍「逡巡而不得進」，看著前方螢幕上打出的30年字樣，心中沒來由地一動：30年，成長能有多少個30年呢？如果把人的一生劃為三個階段，前30年幾乎是懵懂和探索，30歲之前功成名就的幸運兒當然是有的，但大多數人也是剛組建家庭，父母妻兒的重任剛剛挑在肩上；第二個30年是俯首甘為孺牛的階段，可能會歷經親人的離去，孩子的成長，家庭的發展與變故，這是最消耗精力的；最後的30年起碼要到60歲以後，兒孫繞膝還沒達到，含飴弄孫似乎有些過早，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，頹白者負戴於道路隨處可見，人生使命並未達成。

那時玩伴剛回到嘉義，闊別十幾年再見分外親切，午夜的街邊有我們遊逛的身影，酒吧的門前是我們的高談闊論，還記得在濛濛小雨中大家舉杯相慶，絲毫不在意身邊人的異樣目光。從小的感情是成年後的相處無可比擬的，雖然久不聯絡，但一想起曾經擠在一起看演唱會，看管樂節，一切的一切便如同打開閘門的流水，剎那間流滿全身——友情並未離去，也沒有疏遠，只是如酒般陳封，開啟後愈加香醇。

戰鼓聲起，踮起腳尖往裡面看去，樂團的演奏者們正深情表演著，悠揚的樂曲配合著大氣磅礴的鼓點讓人心潮澎湃，彷彿一下子回到了那個不管不顧的年齡，雙手不自覺地跟隨眾人高舉，搖擺著——音樂的真諦不在於演奏者多麼精妙的技能，也無關乎多麼高深的欣賞水平，難得在一個共情：是啊，嘉管節已經走過了30年，從蹣跚學步時便有它的陪伴，到青蔥校園有它的協奏，如今還有它鏗鏘的步伐相融，這

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念？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呢？

經典的力量無時無刻不在撥動內心那根最為敏感的琴弦，頗有傳統氣息的演奏滋養著耳朵，極力地撬開緊閉的嘴巴，沒來由的吶喊，忘乎所以的酣暢淋漓，讓人真正感覺到音樂的震撼，台上的樂手們風格各異，服飾各異，甚至膚色各異，但在這個狂歡的時刻，人們剝掉了所有的偽裝，讓音樂進入到了心靈深處。我與玩伴對視一眼，發現他比我還要瘋狂，身軀已經隨著音樂在顫抖，是的，就是顫抖，那種顫抖說不上多麼好看，但也一定不會有礙觀瞻，那種顫抖雖然不一定能跟上前面打擊樂的街拍，但也不顯得蠢拙，身邊的人有的眼中飽含淚花，有的笑容滿面，有的陷入沉思，這就是千人千面吧，大家都在樂曲的浸潤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「哈姆雷特」，沒有狂野的吶喊，卻真正詮釋著此時無聲勝有聲。

透過周圍燈牌的閃爍，從音樂的縫隙中逃出，我眼前彷彿出現了友情締造的點點滴滴。我和玩伴從小就在一起玩，同樣喜歡樂高玩具，同樣喜歡在課堂上走神，同樣喜歡一些玩世不恭的音樂，也有時候大家在互損，也會互相分享自己的糗事，在遇到困難和迷茫時，就算是失戀也是我們分享的絕佳素材。30年的嘉管節，我們無緣無故看到第一屆的現場，我們也注定看不到第100年的嘉管節，但就在這個時光區間裡，見證了友情的美好，感悟到了成長的意義，找出了明天的方向。我們沒有辦法像台上的樂手那樣揮灑自如，生活也不僅是那一圈舞台，但音樂肯定是我們登上的手杖、涉河的舟渡，一下子找到了久違的感覺。

嘉管30+，生聲不息。不息的豈止是音樂呢？人的生命是一個有限的階段，但音樂的流傳卻是無限的。市立體育場上，日本玉名高校的演奏如泣如訴，重量級巨星伍佰的演唱更是沁人心脾，滄桑的嗓音加上熱烈的氣氛，雖然嚴寒來襲，但仍然讓人有著夏天的感覺，汗水

沒有出現在額頭上，也沒有濕漉漉的頭髮，但心中的火焰卻無法熄滅。我和玩伴在一個小角落看著一群人的狂歡，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，這真是一種享受，既有距離，也有融入，既有擁抱，也有審視，這是一個最為舒服的狀態。人們不知疲倦，樂手同樣不知疲倦，都想把最大的熱情和最美妙的樂曲展現出來，在這座小城裡展現著自己的價值，在這座小城裡書寫自己的故事。

離開市立體育場已經很晚了，街上的人明顯比以前要多，我們躲在一處小酒吧裡，小麥色的啤酒已經倒滿，昏暗燈光下的泡沫一個個形成，然後一個個破裂。玩伴今天沒有神采飛揚，呈現出了少有的深沉。

「你說下一個30年會是什麼樣子？」他突然問我。生生不息，這是我的第一個念頭，但我沒有說出來，因為我想知道他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。

見我沒有回答，他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，再次向著吧台揮手：「再來一杯！」

我被他的豪爽驚住，這是一個平常一杯啤酒便東倒西歪的傢伙。

啤酒端上來，他端詳著手中的酒杯，眼睛斜看著右前方，我不知道有什麼寓意，沒承想他卻吟誦起《飲中八仙歌》來：「宗之瀟灑美少年，舉螞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樹臨風前……」周圍的人都啞然失笑，可能大家許久都沒有見過如此性情之人，我也連忙截斷他的風流倜儻，將杯子湊過去：「宗之，飲此一杯！」帶著麥芽香的啤酒從喉嚨裡灌入，耳邊迴響著勁爆的樂曲，我們不知道幾點回去的，也不知道怎麼睡著的，反正再睜眼就是「不知東方之既白」了。

起來拉開窗簾，街巷上依然如故，撥通玩伴的電話才知道竟然昨天是他送我回來，不禁在電話裡調侃：「你很善於偽裝嘛，昨天的豪爽還能送我回來…」電話那邊是不耐煩的聲音：「沒事掛斷吧，打擾我的清夢，晚上繼續，這30年的大慶典可是不能錯過……」嘟嘟嘟，我也真是服了他。

生生不息的嘉管節，其實是一個標誌，也是一種經歷，我們的成長在這裡昇華，大家的友情在這裡醇厚，疫情的陰霾在這裡被全面驅散，蕭條的街市從此熱鬧了起來。南國是絕少有雪花的，但這音樂就如大雪降臨的酣暢淋漓，把一些迷茫全部吹散，迎來的是生機勃勃的季節、生機勃勃的人生、生機勃勃的明天。

熱鬧的嘉義，多少年來經歷過的豈止疫情的侵擾？我們的成長，這裡也一定不是巔峰或低估，樂器的雜糅流淌出不一樣的聲音，我們在這裡出生、成長、成熟，最終還是會離開、回歸，這是一個圓，也是一個圈，如同嘉管節慶上的經典與跨越，用經典的力量跨越過千山萬水，用萬水千山的閱歷裝點這美麗的城市，每個人都在路上努力著，嘉管節的30年是一次總結，也是一次自我檢視，發現的是心中的惆悵之源，改變的是身上的慵懶，明天可能氣溫依然寒冷，但心中始終是一片艷陽天。

宮商角徵羽的古老，孕育出如今的打擊樂和管弦樂，詩人不斷地吟誦，幻化成演出現場的熱烈，我們嚮往著，雖然未來還不明朗；我們探索著，方向已經明確。嘉管30年，讓我們收穫頗豐，友誼的光輝點綴著成長的歲月，前行的脚步踩著振奮的鼓點，這是一個輪回，讓我們拾獲歲月如歌。